集義軒詠史詩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二十五

晉二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十五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六首

晉二

皇甫謐 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人稱元晏先生武帝累徵不至卒年六十八

弱冠蹉跎制行疏崇朝雷厲振興初先生學遂尊元晏天子官難屈屢屆五禮宜脩三帛贄九重特賜一車書傳編逸士兼高士釋勸文成志豈虛

弱冠出後叔父年二十不好學游蕩如癡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三牲之養猶爲不孝

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勤學

元晏

謐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志懷高尚以著述為務自號元晏先生

隱居

武帝頻下詔敦迫謐自稱草莽臣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復以為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疾篤尋發詔徵為議郎又召補著作司隸校尉並不應

三帛

濟陰太守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為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謐歎曰束帛戔戔易之明義元纏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一

車

謐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自表就帝借書帝敕送一車書與之

逸士

所撰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秋並重於世

釋勸

有勸謐仕者謐作釋勸論又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

束皙

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本疏廣之後先世以避難改姓武帝時官尚書郎卒年四十

誠孚雲漢雨隨雩黍稷重生德報馨作補亡詩千古誦

擬元居釋一時型金人劍捧觴飛綠竹簡書遺字辨青

顯節陵中蝌斗策司空前問重朝廷

黍稷 郡界大旱晳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晳誠感爲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雩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東長生

補亡 晳有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

元居 晳性沈退不慕榮利作元居釋以擬客難

金人 武帝問摯虞以三日曲水之義虞引漢章帝時事晳進日昔周公成洛邑囙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及泰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捧水心之劍日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囙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

竹簡 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晳在著作得

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蝌斗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蝌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晢晢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武帝時以對策上第拜議郎遷雍州刺史

瓌偉多才品望優直言一舉洛中游賢宜使靜安高枕時爲求豐畫遠籌鴻漸東堂誇桂玉雞棲北壁望松楸私恩未許妨公議威斷遺聲徧雍州

瓌偉詵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直言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高枕詵對策有曰臣以爲欲移風易俗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令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

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
若能使之靜雖日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威
夜俗不誅又言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

遠籌

一也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
而成敗頓異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告時非
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遂以對策上
第拜累還雍州剌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誅日

桂玉

議即卿自以爲何如誅對日臣舉賢良對策爲
天下第一措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初

北壁

侍中奏免誅官帝日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誅
母病苦無車及亡又不欲車載樞然家貧無以市馬
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哭拜養雞種蒜
竭其方術喪三年得馬入先是吏部尚書崔洪

私恩

匹馱樞至家貢土成墳薦誅爲左丞及在職
嘗以事劾洪洪怨誅誅以誅在雍州威嚴明

威斷

公正距之洪聞而懸服斷甚得四方聲譽

夏侯湛

字孝若譙國譙人武帝時舉賢良對
策中第歷官散騎常侍卒年四十九

給事潘岳同輿趣自殊少年連璧望都衢抵疑論爲郎官

廣作誥文貞弱弟模孝友詩篇溫雅性簪纓門第侈豪

軀東方像賛堪千古繪出仙風在畫圖

連璧 湛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 抵疑 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 作誥 出爲野王令以卹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以示弟溍等句語皆擬周書 溫雅 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 侈豪 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 像賛 湛作東方曼倩畫賛文載昭明文選王右軍顏魯公皆有眞書

衛瓘 字伯玉河東安邑人覬子魏末襲父爵閿鄉侯歷官鎭東將軍增封淄陽侯武帝即

位進爵爲公累拜司空侍中遷太保惠帝初爲賈后所害年七十二追贈蘭陵郡公諡曰成

梁益監軍反旆時東亭飲刃灼蓍龜人如鍾鄧功先族天爲炎劉報獨奇語洩撫牀驕后忌議成就國叛王疑臺中草聖傷懷甚二妙同稱悵罍池

監軍 鄧艾鍾會伐蜀瓘以廷尉卿持節監艾會軍事後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緜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

東亭 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及難作錄瓘家口及其子孫送至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

炎劉 指滅蜀事

撫牀 惠帝始爲太子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眞大醉邪瓘不復

言賈后由是怨瓘

就國　瓘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瓘贊其事楚王瑋撼焉

草聖　先是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

和嶠　字長輿汝南西平人武帝時襲父爵歷官尚書惠帝即位累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卒謚日簡

銅駝荊棘兆南風家事還將不了終已慨蝦蟇糜御廩
兼遭蛇虺伏深宮貨慳私槖慙前哲乘獨專車粒令公
千丈森森松磥砢棟梁大廈一朝中

銅駝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日會見汝在荊棘中耳南風賈后名

家事　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日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後與荀顗荀

勖同侍帝日太子近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還顗勖竝稱太子明識宏雅誠如明詔嶠日聖質如初耳在御座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為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或以告賈妃妃銜之

蝦蟇

惠帝為太子聞蝦蟇聲問人為是官蝦蟇私蝦蟇侍臣賈允對日在官地為官蝦蟇在私地為私蝦蟇令日若官蝦蟇可給廩見水經穀水下注

貨慳

嶠家產豐富擬于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

專車

遷中書令帝深器遇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勖為監嶠鄙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棟梁

庾顗日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碟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其後賈后使惠帝召間日卿何為謂我不了對日臣昔事先帝曾有是言其言不驗國家之福也后無以罪

范喬

字伯孫粲子屢徵不仕惠帝元康中卒年七十八

執硯深情淚掩皦供養衡門容斫樹棲遲窮巷樂懸匏
安貧高潔聲銷久肯向司徒振鐲鐃

劉揚

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固非所長遂作劉揚優劣論

侍車

喬好學不倦父槃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槃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廷日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爲伯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疾篤盎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敍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

執硯

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日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衡門

吏部郎郄隧思海內幽遯之士言喬供養衡門至於白首

斫樹

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日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導皆此

類也**窮巷**尙書郎王現薦喬曰喬稟德眞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司徒**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喬凡一舉孝廉入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

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武帝時歷官侍中惠帝卽位遷太子少師坐事免官尋爲中書令加侍中光祿大夫封臨海侯卒年五十五諡曰元

名臣丰格吝懷捐素性優游詎附權容照玉山神朗朗

律宣金殿度翩翩陳謨與進風三五出獄翻封戶二千

炊變蕪菁傷物異甑中還駭黍爲拳

容照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

也

律宣　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爲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

三五　帝欲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敍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

二千　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執政轉楷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太宰亮稱楷清正不阿附宜蒙爵士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戶

蕪菁　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卒

夏統　字仲御會稽永興人武帝時抗志不出竟不知所終

浮橋祓禊錦媥爛
曝藥船中性自閒
鼓吹四圍京洛水
慕歌一闋會稽山
獨醒屈子聯同調
高節嚴陵足抗顏
爲訪孝泉今在否
養資蠊蟰碧溪灣

祓禊

嘗因母病久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己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不應重問乃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

鼓吹

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為隊軍伍肅然須與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裕禰炫金翠繞其船三巿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

慕歌

始賈充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充曰昔皆葬舜亦歌子輿人歌反而後和明聖先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擇雲希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國人哀孝女曹娥為歌河女之章哀忠臣伍子胥為作小海唱令欲歌之眾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舍

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煙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日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

屈子 初宗族聆其談論皆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日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大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之間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

嚴陵 即嚴遵會稽餘姚人

蠯蠌 統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蠯蠌以資養

傅咸

字長虞北地泥陽人元子武帝時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惠帝即位轉御史中丞後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卒年五十六謚日貞

鶡觚世族問泥陽
剛簡風裁樹令望
書致宰衡權息[illegible]
箴規太尉直提綱
俗奢事比天災甚
官役心憂農務妨

正已率人司隸任且看劾按禁豪强

世族 父元初封鶉觚男

剛簡 咸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

書致 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猶且不免疑況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致書切諫

箋規 初帝以楊駿管朝政駿甚憚咸咸復與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咸爲京兆宏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善咸勸其委曲從事咸答曰衛公云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正直欲以苟且爲明哲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以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辭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天災 咸又以世俗奢侈詣闕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

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不難矣

農務

始武帝留心政事詔訪朝廷損益咸上言日泰始開元以暨於令十有五年而軍國未豐百姓未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以為當令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以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

劾按

兼司隸校尉咸固辭不聽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尹濬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顧榮嘗與親故書日傅長虞勁直忠果劾按驁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

索靖

字幼安燉煌人武帝時擢尚書郎累遷酒泉太守惠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尋拜遊擊將軍持節監洛城諸軍事與賊戰受傷而卒年六十五追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謚曰莊

乍飛驚鳥舉飄風書冠蘭臺顧視雄九服裂知萌北狄

三軍屯已破西戎曹郎並列才胥服國賊從殲節亦崇
況有豐碑留筆法卒吏露宿費研窮

鷙鳥梁武帝論書以索幼安書如鷙鳥乍飛飄風急舉北狄後羅五胡之禍靖有先見已知天下將亂西戎時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彤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並列先是靖爲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從殲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衞將軍討孫秀有功卒吏用歐陽詢事

王湛字處沖太原晉陽人惠帝時官汝南內史卒年四十七

上比山濤下魏舒帝廷垂問戲猶初不知癡叔能談理
豈有英君笑讀書公輔象驚龍類異督郵騎試蟻封餘

一朝武子王濟字心形肅三十年來歎弗如

山濤初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帝問誰比對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

談理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

公輔湛龍顙大鼻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然隱德弗耀

督郵濟有從馬絕難乘乃問湛曰叔頗好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然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

心形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

張　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武帝時歷官太常封廣武縣侯惠帝即位累拜司空進封壯武郡公爲孫秀所害年六十九

賦罷鷦鷯亦自哀有人王佐許奇才劍沖牛斗豐城去書護龍威福地來星坼變符台鼎折日中夢警屋梁摧海鳧毛出知將亂惜未攜鋤種早梅

王佐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豐城其後爲司空時牛斗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遂命煥爲豐城令掘之福地華嘗夢至瑯嬛福地觀祕書星坼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屋梁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海鳧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曰此謂海鳧毛

也一出則天下亂矣

王　戎 字濬沖瑯琊臨沂人渾子武帝時襲父爵歷官建威將軍封安豐縣侯惠帝郎位累拜司徒卒年七十二謚曰元

超然元箸枉談佳舒卷終慙譽諤儕不信竹林容俗物卻從李核得生涯三公有事歸僚案一諫無言救懸懷未退虛聲進寒素浮沈身世盛名乖

元箸 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元箸

舒卷 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譽諤之節

初戎每與阮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

竹林 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

李核戎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僚宗戎位總鼎司而委事
僚宗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愍懷後轉司徒以王政將圯苟媚取容屬愍懷
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浮沉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戸調門選而已
庾衮字叔褒穎川鄢陵人亮伯父惠帝時隱林慮山後避石勒亂于大頭山中墜崖卒
吳。答。已。陳。豪。士。賦。林。慮。力居切遯。跡。識。尤。高。刈荊送女堂
前誠賣篤娛親野外勞賊退也知旌異行官辭誰尚屈
功曹後凋松柏當寒歲。友悌今猶重叔褒。
豪士齊王冏將有異志陸機作豪士賦並序以諷而終不悛改林慮初齊王冏歸於京師踰年
不朝衮日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擕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期年林

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

刈荆

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衮乃刈荆君為箕帚召諸子集之於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孫不汝瑕撫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為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貢筥

初衮諸父竝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衮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衮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衮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賊退

初齊王冏之倡義也張宏等肆掠於陽翟衮乃卒其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比賊至衮勤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

異行

始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為異行

功曹

元康末頴川太守召為功曹衮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

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爲之禮而遺焉

友悌

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閒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覺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樂廣

字彥輔南陽清陽人始入官爲太尉掾惠帝即位由河南尹拜吏部尚書左僕射轉右僕射領吏部進尚書令以憂卒

若。披。雲。霧。覩。青。天。水。鏡。人。中。質。瑩。然。遠識應過王太尉。

微言復繼魏諸賢蛇驚杯底銷疑疾貍斲牆頭絕怪緣
獨遣故臣姑熟路哭尸晏子許齊肩

水鏡 衛瓘命諸子詣廣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遠識 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爲稱首衍官太尉

微言 衛瓘會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奇之曰自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於君矣

杯底 初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滚畫作蛇客在坐飲酒見杯中蛇影得疾廣復置酒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見否答曰如初廣爲剖斷之客沈痾頓愈

牆頭 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多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貍殺之其怪亦絕

故臣 始愍懷太子既廢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縛送獄廣卽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後得不坐

晏子 用吏臣語

陸機

字士衡吳郡人吳亡與弟雲入洛陽惠帝時官平原內史假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宦人孟玖譖於成都王穎殺之年四十三

千里蓴羹別幾秋王師敢抗恨悠悠鱸肥味不濃歸與鶴唳聲空慘昔游愛弟駢誅悲鄴下先公陰譴肇荊州當年平蜀多名將曾見諸人得免不

蓴羹 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日卿吳中何以敵此答日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

王師 機爲成都王穎都督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

歸輿 先是中國多難顧榮戴淵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志匡世難故不從

昔游 機臨刑歎日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與弟雲耽同遇害

荊州 指陸遜欺關公

事

張載 字孟陽安平人武帝時官著作郎惠帝時長沙王乂請為記室督拜中書侍郎以疾歸

文才二陸又三張。世亂全身數孟陽。石屹一銘鐫劍閣。山圍千里聳銅梁。沐猴笑取公卿位。繡虎多矜著作郎。更有名篇工七命。弟昆藻采信齊芳。

三張 時人謂載與弟協亢陸機與弟雲曰二陸三張

全身 其後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銘鐫 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

碣高踰嵩華輿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勘不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鐫之於劍閣山焉

沐

猴

載又爲權論有日餞夫庸隸抱關屠鈞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至如軒冕徹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尙焉足道哉

著作

載又爲濠氾賦司隸校尉傳元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又拜中書領著作

七命

協字景陽嘗爲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於時天下正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其末日皇風載韙時聖道醋舉實爲秋摘藻爲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斂請從後塵時以爲工

劉宏

字和季沛國相人武帝時累官寗朔將軍封宣城公惠帝時轉荆州刺史都督荆州諸軍事進拜侍中卒贈新城郡公謚曰元

荆襄遣帥仗皮初私庇綠蘿鄙見除惠及西川分饋饟
威騰南服建旄旟百城榮捧三司詔十部賢輸一紙書
追詠甘棠思召伯峴山聽捕澤中魚

皮初

惠帝太安中張昌作亂宏以刺史兼持節南蠻校尉遣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初等累戰破昌荆土悉平議以初補襄陽太守朝廷授宏壻夏侯陟宏曰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於是勸農桑省刑罰歲用有年

西川

時益州刺史羅尚爲李特所敗告急請糧州府綱紀難之宏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

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給米三萬斛尚賴以自固

南服 史贊曰和季承恩建旗南服威靜荊塞化揚江漢

三司 論平張昌以功應封次子一人南縣侯宏上疏固讓許之進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部 宏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甘棠 史論曰委稱其才甘棠以之流詠

峴山 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宏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共利其速改此法

霍原 字休明燕國廣陽人隱居不仕惠帝元康末爲王浚所害

太學觀儀志不凡山居野服謝朝衫祇應猿鶴身爲侶

無故豺狼恨忽銜黃土今同悲叔夜青天古未下巫咸

寃明季父皆奇氣慕道人猶指石巖

太學 原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

山居 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沈為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為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為上品詔可

豺狼 元康末原與王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為賊意欲劫原為主事亦未行時有諸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為藿收原斬之

黃土 浚斬原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寃痛

季父 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

慕道 初原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敕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

衞玠 字叔寶瓘孫惠帝時官太子洗馬卒年二十七

對此茫茫喚奈何洛陽傾覆兆蒼鸞若將夢幻參因想

空向清流歎逝波離。亂。得。全。緣。理。遣。神。仙。不。壽。爲。愁。多。

塵中脫屣傷冰玉廿七韶華一刹那

蒼鸞 晉書五行志言懷帝時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鸞出色蒼者沖天白者不能飛 **因想** 玠總角時嘗問樂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理遣** 玠常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 **冰玉** 玠爲樂廣之壻時謂婦翁冰清女壻玉潤 **刹那** 沈思諦觀刹那刹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見楞嚴經又東坡博迦尊者贊一劫七日刹那三世按刹那謂颯然之頃猶言瞬息也

周處 字子隱義興陽羨人惠帝時官御史中丞討齊萬年力戰死追贈平西將軍謚曰孝侯

竭忠方恨孝難酬　廷議偏能謚孝侯　策馬饑軍都激厲
斬蛟烈士肯沈浮　敵人氣奪先聲悚　驕帥權尊舊怨修
有子尚堪承色養　高堂甘旨不須憂

竭忠 處死時尚有老母自恨忠孝不能兩全 **孝侯** 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貞節不撓見危授命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 **策馬** 處從征西大將軍梁王肜討氐人齊萬年先是處嘗劾肜肜知必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肜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將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

首萬餘

斬蛟初虎聞父老言三害乃入山射殺白額虎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殺蛟乃反先聲萬年謂其下日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為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有子處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並知名

潘岳字安仁榮陽中年人惠帝時歷官給事黃門侍郎為孫秀所族年四十

縣邑隨聲論未公。少年終賈詡才同。種花事豈聞循吏。擲果人偏豔獲囊。巧宦乃忘知足誡。廢儲何惜搆詞攻。帝都地侈閒居適。爲不還鄉隱竹叢。

終賈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種花岳為河陽令滿縣皆種桃花

擲果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巧宦岳嘗作閒

居賦言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艮史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廢書而歎**知足**其母嘗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改**構詞**岳附賈后旨代作表以陷太子岳適岳性輕躁趨世利初與石崇詔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還鄉**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後與石崇同被刑乃成其識方在洛作聞居賦時識者已知其不終矣

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惠帝時爲馮翊太守

年餘四十始參軍才藻陵人氣不羣南使書遺言壯直東來隙搆事紛紜枕流漱石皆驚世厲俗停風好悟君武庫二龍傷坎井蛙蝦何異異攀雲

才藻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書遺**文帝遣符

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詞甚壯直劭等至吳不敢為通

隙搆 復參鎭東將軍石苞軍事楚負材氣頗侮易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嫌隙遂搆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

枕流 楚少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二龍 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夫龍或俯藏鱗甲潛於重泉或仰攀雲漢遊乎蒼昊令蟠於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傳巖望相於渭濱修學宮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

江統 字應元陳留圉人惠帝時為山陰令歷官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

陳留卓犖幾英豪志遠言稀此更高大令不忘經國略。

明廷終憚徙戎勞躬陳五事重離獻首舉三賢一鑑操

史論多君伊水上義珍能掌命鴻毛

志遠 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為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 **經國** 徙戎之論實乃經國遠圖本晉史論 **徙戎** 統為山陰令時關隴屬為氏羌所擾孟觀西討擒氏帥齊萬年統深維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數千言上之武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 **五事** 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大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列五事以諫 **三賢** 初東海王越為究州牧以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苟慈明既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否統舉高平郄鑒為賢良陳留阮修為直言濟北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人 **伊水** 先是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

悉收統等付河南洛熊掌命輕鴻毛義貴熊
陽獄樂廣散遣之掌亦本晉史論

嵇紹 字延祖康子惠帝時官黃門侍郎封弋陽
子後官侍中殉蕩陰之難累贈太尉進爵
爲侯諡
曰忠穆

已分王裒賦蓼莪巨源勸駕意蹉跎難馴龍性鸞重鎩
偏陷雞羣鶴不摩幸有忠貞全矢石肯教徵辟愧巖阿
侍中血濺文山慕萬古傷心正氣歌

勸駕 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
山濤典選啟武帝徵之又以書苦勸其出 雞羣
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
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忠
貞 紹以侍中從惠帝北討河間王容成郡王頴同官
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

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兵交
失守臣節有在駁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血濺御輦
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事
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之

晉三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十六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九首

晉三

曹攄字顏遠譙國人惠帝時為南國中郎將遷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逌侵掠城邑遇戰軍敗死之

從古姦雄盡下愚不思勇退速其辜褰裳而去非高蹈覆轍雖多孰令圖記室忠言匡貴勢型家孝行重文儒清機妙理何時發猶自懷賢詠白駒

褒裳據爲齊王冏記室冏謂曰吾既興復王室今欲入輔或勸吾還國何如對曰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惟人事抑亦天理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褒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冏不能從孝行據有孝行好學善屬文清機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俱見攄思友人詩

張翰

字季鷹吳郡吳人惠帝時爲大司馬東曹掾棄官歸卒年五十七

纔聽琴聲入洛船西風容易曉寒天每憂名士難求退

忽見驕王太擅權久客思蓴秋水外同人採蕨晚山巔

東坡論定吾何間直爲鱸魚也自賢蘇句

入洛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

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郎去不告家人 西風後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羇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 採蕨 時齊王冏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日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閒人無望於時將歸隱矣榮執其手愴然日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西江水耳

阮 瞻 字千里陳留尉氏人咸子懷帝時官太子舍人卒年三十

莫將曠達論家法寡欲襟期自抱沖操。撫。七。弦。忘。色。忤。掾。矜。三。語。印。心。同。嗜書天性無為旨。飲水人實不競風。何苦幽明多辨正華年凋謝太怱怱

寡欲 瞻為仲容之子性情虛淡寡欲自得於懷 七弦 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

可榮辱矣

三語

瞻舉止灼然嘗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嗜書

瞻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解不足而旨有餘

飲水

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

凋謝

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

魯褒

字元道南陽人惠帝時隱居不仕

錢神一論自神明。尾續豐貂法紀傾。銀海有人無眩惑。銅山何物計奇贏。豈知龍馬為時役。且偶鵷鸞樂我生。

好學多聞躬不仕仙風想見五銖輕。

錢神元康之後紀綱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名而作錢神論以刺之續貂惠帝時官爵太濫時人爲之語日貂不足狗尾續銀海眼也見東坡詩銅山用鄧通事龍馬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本史記好學褒好學多聞以貧素自持不仕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摯虞字仲洽長安人懷帝時官光祿勳進太常卿因亂餓死

學識明通著述詳思游賦就振琳瑯東堂對策修多書

南國同文頌太康乘輅儀陳龍待駕鄭圭信示鳥歡翔

誰知京洛流離日一代才華餓翳桑

著述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思游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

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周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因作思游賦內有云製文覽以爲衣兮襲彩雲以爲裳要華電之煜爚兮珮玉衡之琳瑯

多售

武帝詔諸賢頁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日頤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所修以變大售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苕者皆何事虞對稱旨擢爲太子舍人除聞喜令

太康

時天子留心正道又吳寇新平天下乂安虞上太康頌以美晉德

乘輅

虞嘗議玉輅兩祉事見晉書輿服志

郭圭

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吉改除之虞上表日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借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且更改竊以爲不可詔從之

京洛

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迤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開轉入南山中糧絕餓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

洛歷光祿勳太常卿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餧卒

胡毋輔之 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元帝時歷官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卒年四十九

霏霏玉屑佐清談四友齊聲妙理探氛避陸沈竄江左

才驚岸異薦河南藩王司馬餐嫌素吏部持螯酒共耽

八達要非名教用閉門散髮太沈酣

霏霏 輔之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顗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

江左 輔之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將軍諮議祭酒

河南 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卒王子博箕坐其旁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

物若此

司馬初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爲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越復以爲右司馬本州大中正

持鰲畢卓字茂世爲吏部郎嘗謂人曰得酒滿數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鰲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八達光逸字孟祖以世難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荀崧字景獻潁川臨潁人彧元孫愍帝時官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陽太守封曲陵縣公元帝徵拜尚書轉太常進尚書左僕射明帝時加散騎常侍更封平樂伯成帝咸和初卒年六十七贈侍中謚曰敬

公穀專門溯漢朝中興修禮職借刁援兵女奮衝圍壯

讓爵兒辭襲國遙車戀覲骸伸孝節舟隨御步挺忠標

孜孜典籍惟持正當路豺狼氣暗銷謂王敦

公穀　時方修學校簡置博士惟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上疏云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

借刁　徵拜尚書僕射使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元帝重之

衝圍　先是懷帝時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為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為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即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既得免遣將潛軍

襲穰縣獲曾從兄僞新野太守保斬之**襲國**從弟植早亡二子序厥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裔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親骸**初爲吏部郎遷中護軍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將追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於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乃步葬母於密山**御步**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衞成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側賊平帝幸温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典籍**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豺狼**始王敦表以崧爲尚書左僕射及元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啟中興與太戊漢宣無殊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又與敦書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空於此銜之而止

周　顗字伯仁汝南安成人浚子始襲爵武城侯顗元帝時歷官太子少傅進尚書左僕射爲王敦所害年五十四謚曰康

鳳德翻因酒德衰過江風景只銜危姦雄執扇冰猶熱輔相慙書日已遲卿等腹中容幾輩阿奴膝下痛他時若思才辯深傾倒路出南門步尚隨

鳳德　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多酒失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

過江　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

執扇　王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

慙書　敦舉兵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値顗將入導呼顗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不

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
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
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己而甚衛之敦既得志問導曰
周顗戴淵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日
若不三司便應令僕射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
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
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腹
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中初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此中何阿
所有答日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
奴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
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顗
神色無忤徐日阿奴才攋廣陵戴淵東南之美素聞
火攻固出下策耳顗名往候之終坐而出不
敢顯其南門郗椵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
才攋廷喪敗奪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
俄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大廟顗大言王敦傾覆社稷
枉殺忠臣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

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
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

謝　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明帝時爲長史以功封咸亭侯出爲豫章太守卒官年四十三追贈太常謚曰康

一邱一壑寄閒襟黜辱蕭然坐鼓琴鹿胛敢竟徵素略
虎鬚能編扶顯反仗丹忱驚心周藏新羅禍刮目王稽舊
賞音江右尚傳清肅範豫章遺愛郡人欽

邱壑　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謂過之

黜辱　先是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藁除名於時名士王元阮修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

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括於榮辱

鹿胛

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鯢字令開戶鯢憺然無懼色便於窗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

虎鬚

王敦引爲長臾及敦將爲逆謂鯢日劉隗姦邪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加對日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日君庸才豈達大理出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遺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日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鯢日何爲其然但使自令以往日忘日去耳敦不從參軍王嶠以敦誅周顗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鯢日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平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鯢喻敦日公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勳倖一匡名垂千載矣敦又不從編虎鬚本莊子盜跖篇編辦也

周戴

初鯢謂敦日周顗戴淵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鯢弗知遂大怒日君麄疏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鯢以顗素

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已

王嵇

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

清肅

敦既不能用鯤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涖政清肅百姓愛之

戴淵

字若思廣陵人元帝時歷官驃騎將軍封秣陵侯爲王敦所害謚曰簡

少年曾掠士衡舟。片語憯然劍自投。足信卿才何作劫
果除賊黨致封侯。百人闖難借麾下。九死陳辭詣石頭
祖逖若知終不代。應慙怏怏殞雍邱。

卿才

少游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淵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淵感悟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定交

封侯

其後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

石頭

王師敗績淵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王敦敦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恨力不足耳再問不屈遂遇害淵素有重望四海痛惜之

祖逖平雍邱定河南

聞淵將代已爲都督遂怏怏發病卒於雍邱

劉琨

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惠帝時以勳封廣武侯懷帝初拜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後元帝轉爲侍中太尉段匹磾害之年四十八諡曰愍

英雄晉末運難支處仲書來事勢危擊楫功名懲士雅枕戈忠憤動鮮卑江南已定偏安局薊北空招赴義師國恥親仇俱未報佩刀拂拭淚淒其

書來王敦密使段匹磾殺琨匹磾從之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恥未雪無以下見二親耳

枕戈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本琨與親故書

鮮卑先是琨在并土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卒衆赴之

薊北初琨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在路上表以撫綏爲念遂募得千餘人轉鬭至晉陽翦除荊蕀收葬枯骸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落雜虜降者萬餘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期流人稍集雞犬之音復相接矣

親仇始劉聰遣子粲及令孤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琨父母並遇害

佩刀元帝嘗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

顧榮字彥先吳人惠帝時封嘉興伯官侍中後事元帝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卒贈侍中驃

騎將軍謚曰元

回首孫吳往事休洛中龍起又珠投機雲世許爲三俊

甘紀兵能定六州慟舊管絃琴入賞感時杯勺酒忘憂

乾坤擾攘需才士誰似南金特薦秋

孫吳 榮爲南士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吳宜都太守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例爲郎中

三俊 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

甘紀 陳敏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於卓日敏既常才本無大略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日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傾覆辱及萬世何不早圖卓從之明年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斂舟於南岸敏卒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還吳

慟舊 榮卒後吳

郡內史殷祐疏論其功日榮躬當矢石爲衆率先忠
義奮發忘家爲國歷年逋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
平六州勳茂上代義彰天下由是始加贈謚榮素好
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旣而
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日顧彥先復感時始歷尚
能賞此否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書郎太
子中舍人廷尉正恆縱酒酣暢謂友人張先是
翰日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南金南土
之士未盡才用榮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
季思忠款盡誠瞻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
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
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
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
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悉納之

紀瞻

字思遠秣陵人元帝時歷官驃騎將軍加
散騎常侍封臨湘縣侯卒年七十二謚日
穆

秣陵方直少知名寒火温泉辨獨明身護六師帷幄贊
指陳八卦象爻精防胡京口朝飛檄殺賊江東夜斫營
陸氏遺孤深見恤令人增重友生情

方直 贍少以方直知名 寒火 或問世有温泉而無寒火何也贍日火外施故寒不得而入之水內受故温得而乘之并論陰陽剛柔之義甚備 六師 贍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恆疾病六軍敬憚之贍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贍日卿雖病但爲朕卧護六軍所盍多矣 象爻 初召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贍日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曚昧未分豈其然乎

京口始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撫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進會稽內史江東先是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陸氏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贍卹其家周至復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

王承字安期湛子惠帝時官東海太守後渡江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卒年四十六

人愁我始有愁思北望登山至下邳冠世高才誠故怨軼羣偉度險如夷南陽名士賢難偶東海參軍德見師不斬盜魚寬夜犯一言政本幾方茲

下邳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

北望歎日人言愁我始欲愁矣

冠世

承少有重譽推誠接物盡宏恕之理故衆咸親愛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

名士

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

參軍

先是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其子毗日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盜魚

遷東海太守政尚清淨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魚者綱紀推之承日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故答日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日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如此

孔衍

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元帝時爲中書郎領太子中庶子出爲廣陵太守卒年五十三

儒雅雲孫溯魯邦金陵避地濟長江手持朝典規能創

心忤權臣氣不降。萬騎伏戎驚羽急。一時待問尙鍾撞。

文才賀傅休輕例。博覽應嗟世少雙。

儒雅 衍爲廣陵太守時石勒常騎至山陽勑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 **避地** 始衍少好學年十二通詩書弱冠不得公府辟本郡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每以稱職見知 **朝典** 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議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帝明帝並親愛之 **權臣** 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爲廣陵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形於色 **待問** 衍至廣陵雖郡鄰接西賊猶敎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 **博覽** 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

祖逖 字士雅范陽遒人惠帝時以豫章王從事中郞從帝北伐王師敗退還洛後事元帝

歷官豫州刺史遷鎮西將軍
卒年五十六贈車騎將軍

渡江舟楫向中流誓掃中原復濟不策馬鞭先人恐着
聞雞舞起我同仇戎容久使王敦畏母墓能教石勒修
一定河南河北望災星天竟落西頭

渡江　帝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遂屯於江陰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聞雞　少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

戎容　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及逖死始得肆志

母墓　石勒以逖在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修逖母墓

河南　逖既定河南方欲平河北而卒

災星　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

見星亦日
爲我矣

賀　循　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本姓慶以避漢安帝諱改爲賀氏元帝時官軍諮祭酒遷太常加太子太傅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年六十諡日穆

雞嗁會稽（吉詣切）俊才誇威懾强宗臿齒牙名父忠吳門
有典通人齊薛國之華力全揚越殊勳讓禮過張桓異
數加不爵瑯琊論八世太常援據重天家

雞嗁　世說新語日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諸强族輕之乃題府門日會稽雞不能嗁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日不可嗁殺吳兒由是振厲刑綱闔郡震悚

齒牙　觀其臿齒牙樹頰胲見漢書東方朔傳

名父　父邵以忠諫爲孫皓所殺元帝與循言及吳事因問日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

是誰耶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

齊薛

循與薛兼同傳史論曰顧紀賀薛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望重搢紳任惟元凱宦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

揚越

始石冰略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循移檄於冰將抗寵爲陳逆順寵遂遁走程超等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節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又固讓不受

張桓

鑾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亦本史論

瑯琊

元帝踐位有司奏瑯琊恭王宜稱皇考循上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

八世

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穎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論八世之義甚備

陳頵

字延思陳國苦縣人仕爲郡督郵遷主簿元帝初行參軍事出爲譙郡太守以疾去

起為梁州以
年老召還卒
莫嫌門閥出單寒持正貽書論不刊馬佐化龍扶國體
貂防續狗礪朝官才先白望秀求失議竭丹衷內召難
猶憶梁州荒儆甚綏懷威惠眾心歡

單寒
顗出於寒微數為
正論府中多惡之
貽書
元帝鎮江左以顗為參
軍遺王導書日中華傾
儆以取才失所先自望而後賓事浮競驅馳互相貢
薦養望者為宏雅政事者為俗人今宜拔卓茂於密
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時參佐多避事自
可舉中興可冀導不能從
國體
逸顗言於瑯琊王
日洛中流風相桀以至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
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隨之也請自令
臨使稱疾者皆免官
朝官
初三王之誅趙王倫也制已亥格賞
功自是循用顗日昔趙王纂逆惠皇

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穎以言論不容於後陶也請一切停之內召朝出為譙郡太守梁州侃表為梁州刺史殺懷荒做甚有威惠

譙王承

元帝叔父為左將軍封譙王詔以為湘州刺史王敦攻湘州執而殺之贈卹加等

八王構難五胡侵釁起維城覆轍尋一洗銀潢交涣恥獨標鐵石不移心誅惟鄭澹忠貞應佐有虞悝結契深國事身肩龍種貴湘州義概在廷欽

鄭澹

王敦舉兵反承歎曰湘州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檄虞悝為長史以悝弟望為司馬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皆應之惟敦姊夫鄭澹為湘東太守不從命承使望討斬之

以徇四境國事初王敦驕恣怨望承忠厚有志帝親信之謂日王敦姦逆已著湘州據上游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日臣奉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義概承嬰城固守敦遺魏乂等攻百日拔之殺虞悝執承王廙承敦旨殺之於道朝廷哀之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元帝時為丞相掾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封亭侯明帝時累遷左僕射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五謚日貞

數間草屋一書帷。歸老能輕百萬貲。已訝神人咸頂禮。還令上將倍心儀。金龜有感成新印。黃鵠無謠復舊陂。莫議三康名太早。會稽篠簜渡江推。

草屋晚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遺令斂以

時服鄉邑義瞻一不得愛**神人**初避亂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上將**始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嶠平蘇峻有亘功愉往石頭諸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日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新印**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龍龜於路者愉貫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舊陂**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墳皆成艮業在郡三年告歸按黄鵠見漢書翟方進傳**三康**愉年十三而孤奉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日會稽三康**篠簜**史臣日孔愉父子曁丁潭等咸以篠簜之材邀締構之運外宣政績内盡謀猷

温　嶠

嶠字太眞太原祁人元帝時歷官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安郡公卒年四十二諡忠武

勤王義旅動聯盟。激烈登壇恨未平。國難再除天促算。親喪遠隔日吞聲。席中擊鳳姦先沮。江上然犀鬼亦驚。英物爭誇差小累。徒增浮譽眩公卿。

登壇 與陶侃同討蘇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沸覆面三軍莫能仰視

促算 嶠先殄王敦後除蘇峻祖約素有齒疾至是拔之中風至鎮未旬而蘢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

親喪 初嶠欲將命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得歸葬

擊鳳 始丹陽尹缺嶠說王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者愚謂錢鳳可用鳳

亦推嶠嶠僞辭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又懼鳳姦謀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前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其後鳳譖不行

然犀

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然犀角照之因此病卒陶侃上表曰大將軍嶠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覘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

英物

桓溫生未朞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因名曰溫是以早獲重譽

郗鑒

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惠帝時官中書侍郎元帝承制假爲龍驤將軍兗州刺史加輔國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明帝郎位累拜司空進太尉封南昌縣公卒年七十一諡文成

潔身北面在三該豈可偷生志節頹樂○廣○並○尊○名○與○埒○

王○敦○雅○重○放○還○臺○誓軍戮力舒潭奮討賊同心峻約摧

播越千家隨避難不汚趙掾更奇才

放還 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鑒曰彥輔道韻平淡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敦復以爲不然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以生屈節覥顏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拘留不遣敦黨復加譖毀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乃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遂放還臺

舒潭 後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鑒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以討祖約蘇峻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

避難 初愍帝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卹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遂共推鑒爲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

趙掾 始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

道

節

鄧攸

字伯道平陽襄陵人自懷帝至明帝時歷河東汝南吳郡會稽太守累拜尚書右僕射卒贈光祿大夫

天必冥漠付悠悠搔首奚須問弗休要識善人終乏嗣想如飛將不封侯九年遵孝悲苦因兩地賙貧飫豆區繫樹獨憐情過怒義聲猶幸紫陽搜

乏嗣

攸棄子之後妻終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遵孝

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至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

賙貧

時吳郡闕守元帝以

與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惟食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之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爲臺使者所劾詔原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詔拜侍中轉吏部尚書蔬食倣衣周急賑乏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

繫樹 先是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棄其子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

紫陽 朱子小學錄採攸事入實明倫門

郭璞 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元帝時官尚書郎後爲王敦記室參軍以正議爲敦所殺年四十九敦平贍宏農太守

一篇江賦敵都京爾雅山經註又成偶以文章誇博贍

爭教卜筮掩聲名游仙詩好難逃劫厭勝符多不辟兵

卷牘青烏疑僞託浮邱挹袖兩忘情

爾雅 璞註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註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

文章 璞博學有高才詞賦爲中興之冠

卜筮 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受業以青囊中書九卷相與璞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

游仙 璞好作游仙詩

厭勝 璞禳災轉禍通致無方其厭勝之術雖京房管略不能過

青烏 璞有葬經一卷行世而本傳不載

卞壺 字望之濟陰寃句人粹子懷帝時襲父爵除著作郎歷仕至明帝時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成帝卽位以原官都督大衍東諸軍事討蘇峻力戰死年四十八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

秣陵家樹鬱蒼蒼誰向青溪弔國殤兩字忠貞光謚典

一門父子殉綱常赤心猶在拳穿爪碧血難埋背裂瘡
起復趨朝天性薄多君抗表乞終喪

青溪 蘇峻進攻青溪壼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壼時發背瘡猶未合力疾苦戰遂死之

父子 二子眕盱見父歿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徽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穿爪 其後盜發壼墓鬢髮蒼白面色加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給錢脩塋

終喪 初遭繼母憂既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遺使敦逼壼上牋痛陳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

陶侃 字士行本鄱陽人徙居廬江潯陽始惠帝時入官為督郵歷仕至成帝朝拜侍中太尉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都督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卒年七十六謚曰桓

生時無益死無聞珍重光陰惜寸分屢靖封疆紓急難莫憑夢寐致深文主盟豈有回舟理謫官猶傳運甓勤鶴弔龍梭非信史後人疑論太紛紛

寸分　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夢寐　史載侃嘗夢生八翼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既寤左臂猶痛後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竊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主盟　蘇峻作逆京都不守史又稱侃恨不在顧命之列言不敢越局溫嶠固請之因推爲盟主侃乃遣都護龔登卒衆赴嶠而嶠又追迴嶠以峻殺其子激怒之妻卒龔氏亦苦勸遂戎服登舟

運甓　初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及暮復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鶴弔始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沖天而去時人異之龍梭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於壁有頃雷雨化為龍而去

王導字茂宏覽孫元帝時歷官侍中司空封武岡侯受遺詔輔明帝拜司徒加太保進封始興郡公復受遺詔輔成帝累拜太傅丞相卒年六十四謚文獻

秉軸三朝負重名神州荊棘倘縱橫家門有幸逢良友
社稷無端禍阿兄坐上桓彝尊管子舟中陶侃笑蘇卿
園陵拜謁空流涕慙愧當年禮遇榮

三朝歷輔元帝明帝成帝良友周顗嘗以百口保導又上疏力表其忠桓彝初桓彝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日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陶侃蘇峻既誅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

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使人屏之

園陵

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

范宣

字宣子陳留人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皆不就。卒年五十四。

十歲身愁致毀傷。髫齡篤孝繼黃香。及門絃誦同齊魯。入座言談異老莊。樂道但知安宅美。太儒何害隱居望

江州好學皆成俗二范休風播豫章

毀傷　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

篤孝　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於墓側

齊魯　宣雖閒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

老莊　宣言談未

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日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日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

安宅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

太儒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不受爰之問宣日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日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

隱居宣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羣書尤善三禮

二范順陽范寧為豫章太守寧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恆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

王坦之字文度湛曾孫承孫述子簡文時累官散騎常侍徵拜侍中襲爵藍田縣侯孝武踐祚遷中書令領丹陽尹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卒年四十六贈安北將軍謚日獻

勤。修。道。德。承。家。學。升。濟。神。明。覺。世。迷。天。遣。山。僧。宣。罪。福。

人資石友悟端倪廢莊宏論懲忿放諷謝頁箴勝耳提

元子字桓溫豺狼持詔改果延晉祚免顛躋

罪福

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

廢莊

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遵儒教頗尙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其言當矣

諷謝

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伎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

晉祚

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